

孤 绝

马 森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郭枫主编·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



小说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7.7
386
1

孤 绝

马 森

063082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郭枫主编·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

小说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责任编辑：杨渡 彭沁阳
封面设计：柳泉

孤 绝

Gu Ju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8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2}$ 插页 3

1992年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460

ISBN 7-02-001337-6/I·1224 定价 5.00 元



作 者 像



马森和儿女在一起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序

郭 枫

台湾当代文学，近年来在大陆的传播和研究，日益热烈。犹如江河汹涌，波涛澎湃，亟须予以应有的正视，使其于自由奔流之际作合理的进展。对于此一问题，作为一位台湾作家，一个民族文学的信仰者，深深觉得应该献出一份心力，编选一套文学选集，提供具有代表性的台湾当代名家作品，让大陆文学朋友们品评。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于焉诞生。

具体而微介绍台湾当代文学，是《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编印的目标之一。

在四十多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台湾社会已演变成复杂的资本社会，台湾文学也演变成流派分歧的多元文学。如此，要全面了解台湾文学，实非一蹴可就。从这套选集作一斑鉴赏，来窥探台湾当代文学的全豹风采，在时间上，是合乎经济效益的。

这是我们编选的原则：

第一、选取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文学创作如果缺少表现的技巧，即使拥有良好的题材和情思，只是机械的文字方程，也创造不出美的境界。我们认为：高级的艺术品质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条件，执此以为衡文的准绳，应可得到公允。当然，我们并不轻忽作品的内容与主题，却也不求其哲学观念的齐一。凡是不违背民族文学精神的作品，不污染良善心灵的作品，都会受到我们的尊重，同样可以在这块园地里，灿然绽开。

第二、展示不同流派代表性作品——在台湾文坛上，世界前卫潮流与中国本有文化，相激相盈，产生了姿态迥异的各种文学流派：从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则后现代艺术，魔幻手法，超现实主义，……林林总总，斗妍争奇。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实验、变化、沉淀，证明现实的民族的文学，据有台湾当代文学最高的位置。不过，我们在编选作品时，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不执一义，不拘一家，让新潮作品，在全套书中占有适当分量。我们希望读者能接触到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品，对当代台湾文学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三

彰显严肃文学来映照流行文学，是《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编印的目标之二。

严肃文学与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分野，既在于主题意向的高尚和卑下不同，也在于表现手法的精细和粗糙的不同。二者根本的区别，是怎样写的问题，而非写什么的问题。

严肃文学，梦寐以求的是：创造艺术的美，张扬人性的善。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台湾的严肃文学作家，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现实，写进精心构造的作品中，让崇高的人生理念，从作品中具象地呈露出来，完成文学的神奇创造。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者本身没有什么人生理念，镇日与时间赛跑，大量制造速食作品；这些作品，适合趣味较低而消化不良的读者胃口，作者所寻求的虚名和实利，由此而兼得了。

试以作品的两性题材为例：两性问题，原是人生基本问题之一，两性之间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当然可以作为写作题材。严肃文学作家，在写作性的活动时，主要从性的复杂变化中，挖掘出人格扭曲的原本因素，暴露不义社会的现实背景，以哀矜勿喜的态度，给读者深刻的启示。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家，关心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之外的收获。作品写性，无关乎艺术或意义，仅着力描述性爱场景，以挑逗读者引起官能刺激，如此而已！

文学不必勉强地负担道德使命，作家无须扮演救世主角。不过，具有真情热爱的作家，天性浑厚，胸怀悲悯，其作品自然而然地会把人类文化向上演进的特征彰显出来。我们以严肃文学为这套选集的取材标准，要借其清澈明亮的镜子，映照出那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原貌。

四

台湾成群结队的流行文学作家，经过严酷的商业竞争和训练，善于揣度各类读者的心理需求，编造形形色色虚幻浮夸的作品：或高举现代旗帜，或妄谈哲理玄学，或标榜异国情调，

或造作典雅、附庸风月；等而下之，则瞎拉胡扯，说鬼讲狐，描述暗恋，刻画情欲，……总体的倾向是，让人从现实中把目光转移，沉沦到非现实的一片渺茫。

庸俗的流行文学，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是时代发展的过渡现象。可是，从这方面看：严肃文学遭其浸蚀而消沉或矮化，年轻心灵接受感染在冷漠的空想中悬浮。因此，在台湾流行文学泛滥于大陆书刊市场之际，刊印台湾严肃文学，具有积极意义。

这套选集，内容包括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门类，择精拮华，选取台湾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每家一集，初步规划编选二十五集。当我们提出这个计划时，马上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方面的赞同，愿由该社出版。

编选工作，得到作家们热情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黎之先生与李昕先生等倾力支持，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的同仁们协同合作。谨此一并致谢。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于台北

目 录

生活在瓶中	1
父与子	118
阳台	127
母校	138
海的滋味	147
鸭子	152
孤绝	165
雪的忧郁	177
学笑的人	185
舞醉	189
失业者	205
最后的一天假	212
康教授的囚室	219
碎鼠记	236
等待来信	249
马森著作目录	261

生活在瓶中

我想我是快死了。

已经有两天躺在床上，没有吃任何东西，没有人来看过我，大家都把我忘了；我原不是值得人们怜惜的一个生物。

阳光很好，像每年的八月的天气。我看见一片云，软绵绵地，挂 在那个倾斜的小窗口的一角。

阳光也好，云也好，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闭上眼睛，不就只是漆黑的一团？也没有阳光，也没有云！过一会儿，等我闭上了心智的眼睛，便也没有八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了。这原是极自然的事，可是我始终不曾想通过，世界上一切的存在，只是我的幻想呢？还是它们真正客观地存在我的想像之外？我曾相信过有一个客观世界的存在。凭了生活的经验，我可以相信，即使失去了我，世界还照旧存在着。可是现在我忽然怀疑起来，因为“相信”这一个动向，也是由“我”而出发的。好像所谓客观的世界，只不过悬在“相信”这一个钩子上。如果这一个钩子一旦折断，客观的世界何所凭借呢？自然在我还能“相信”的时候，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活动着、被我包容着，或是包容着我。

我听到窗外有扑翼的声音，我相信一定有鸽子落在附近的屋檐上，这也是凭了经验而来的，因为每次听到扑翼的声音，我一冲到那个倾斜的小窗口，就看见几只鸽子在附近的屋檐上追逐。所以现在即使我躺在床上，看不见鸽子，我也相信一定有鸽子落在附近的屋檐上了。然而这不过是相信罢了！也许不是鸽子，是别的鸟儿；也许压根儿什么也没有，只是一时的幻觉，就像我们凭了经验来判断这个世界的存在一样，到了这儿，也许什么也不曾存在过。

我没有力量爬起来，我更没有力量冲到窗口，我无法证实鸽子的存在；但是我“相信”有鸽子落在附近的屋檐上，因为我听到扑翼的声音，每次有扑翼的声音，就有鸽子落在附近的屋檐上。

我忽然高兴起来，我这时的心智竟前所未有的澄明，我想到我岂不是正冲向那个生命的窗口，去证实这个世界是客观的存在，还是“我”的幻觉？能不能得到证实呢？这个问题全系在能不能保有“我”的问题上，证实是需要一个“主词”来完成它的动作的。可是我一径相信“死去”便失去了“我”，死去的人，在活人的眼中，都失去了“他”，于是我也相信死去便失去了“我”。不幸从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个问题。如果死去仍有“我”，那为失去“我”而做的努力跟挣扎岂不是非常可笑的？生命不是自我赋予的，而死却可自行解决。当我伏在那个炮弹形的煤气筒上的时候，我这样想着。

凡是自我解决“死”的人，多半都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他已失去了意义。这却并不是我的问题，这个世界从不曾对我有过什么意义，自然也不会发生“失去”的事。我所以自行解决“死”的问题，只是很自然地，一时我这样想，我就这样做了。当时我

不曾考虑“死”与“失去我”到底有些什么复杂的交互关联，我只简单地想到“死”便等于“失去我”，“失去我”便是一种“永恒的安息”。我自然常常尝到安息的滋味，于是我便想到“永恒的安息”应该是一件最快乐的事。不幸我不曾踏过了死的门槛，煤气筒显然是太小了，不够杀死一个人的力量。我从昏厥中醒了过来，头痛、呕吐，我爬到床上，受尽了肉体的折磨。现在我想我真是快要死了，我已经躺了两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头痛已经减轻，只要我能忍耐住饥饿的折磨，死对我便不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虽说这样的死并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不死同样地看不出什么意义。我竟然十分高兴地躺着，等我静静地，不用费力地冲向那个窗口……扑翼……鸽子……生命以外的……

好像有叩门的声音。怎会呢？叩门是表示有人来。一定吗？很难说。

然而实在好像有叩门的声音，是门房的女儿吗？

她并不是个妖艳的女人，但是她是个女人，像所有的女人一样，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对男人忽然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她拿信给我，所有的信都是经过她的手拿给我的；英格丽的信也在内。她的手上，靠近大拇指的地方，有一颗黑痣。我总是低着头接了信就走，不曾看她的脸，也不曾留意她的表情。她伏在楼梯的第一阶的扶手上，望着我的背影。我没有回头看，但我感觉到，有几次在偶然敞开的大门的玻璃里，证实了我的感觉是不错的。对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所有的男人，大概她都是这般好奇地、渴望地注视着。为什么渴望地注视着？为什么渴望地呢？这也不过是我自己的感觉罢了，年轻的女人总有些

那个。

“罗先生，你的信！”

我伸手接信。

她却把手一缩：“是情书吧？”

我笑了笑。这是用不着否认的，因为是英格丽写来的。她倒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把信递给我，又是用那只生着黑痣的手。我走上楼梯，忽然回头一望，碰上了她的眼睛。转身，躲进房门里去了。

“您是个画家吗？”她问我，有一次。

我看到她的脸，一张刚刚成熟的女人的脸。好像第一次我注意到她的眼珠是黑的，也好像第一次我注意到她那大而厚的嘴唇有火样的感觉。

“您实在很好看。”

“什么？”她本在等我一个字的回答。因而没听清楚这句话意外的话。

我是不善于恭维女人的，所以也不愿再来重复，虽然我知道这句话一定不会使她着恼。

我接着她的话反问她：“您是怎么知道的？”

“常看见您拿着画出进的；而且仲马太太买过您的画，她说您画得真不错。”

这“真不错”三个字实在是并不值钱的，仲马太太对我的画从来没有出过大价钱。如果不是等钱买面包，我是绝不肯卖给她。

“您认识仲马太太？”

“这条街上谁不认识她？”说着眨了眨眼睛。

有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我们这条街头的圆环里画画，这时我还不曾专心画抽象画。这个地方，不像塞纳河畔，不像卢森堡公园，是轻易见不到画板的。走过的人，都要停下来，歪着头，瞅个半天。我自顾自地画，也不去管他；在巴黎画画得习惯这些。

“您画的是这条街吗？”一个女人的声音，尖尖的嗓门。

这还用说嘛，我正对这条街坐着，我没有回头，随便应了一声。

“怎么看不见圣·凡和内教堂？”过了半天，同一个声音，语尾在舌头上打了个结，很歉然似的。

我回过头去，好奇地。五十岁上下，削瘦，尖下颏、尖鼻子，一顶圆帽子，像鸟窝，很重，把额头压得起皱。

“对教堂，我没兴趣！”

“写生应该忠实于实在的东西。”多不客气的批评，好在是笑着说的。

“画画只管忠实于自己。”

“嗯？”尖嗓门在嗓子里打了个呃，又诺诺然地：“好在有我的房子，这里就是。”一个戴大钻戒的干手指挺在我的面前：“我就住在这条街上。”

“那我们是邻居。”我抹了一笔，几乎把那所房子抹掉了一层。

“要是不嫌打搅的话，”尖嗓门还在我身后颤抖着：“请问你这画是不是出售的？”

“画家不卖画，吃什么？”我笑着说。

“那么，我可以知道一下价钱？”

我倒有点为难了，想一想：“就两万法郎吧！”

“年轻人哪！开始画画，不可以这样要价的。您的画比比斐的画还贵一倍呢！”

“您大概不清楚比斐的时价吧！”

“我是说比斐像您这个年纪时候的价钱哪！好吧，我就住在这条街，就是这里，二十号，一楼，我是仲马太太。我很喜欢这张画，不过两万我不买。您有工夫不妨来谈谈，我也收藏了一点画。”

仲马太太好像很懂得画家的心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就拿来吧！我是说这张画。”

如不是面包问题，画家是永远不会改变主意的。

“您也画人像吗？”黑眼珠直盯着我的眼睛。

“什么都画！什么时候给您画一张，肯不肯？”

啊！英格丽！我说这话时，忽然想到英格丽，歉然地。

用那生着黑痣的手撩了下头发，抿着嘴笑，不说 是，也不说不。

“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

“我叫佳琳娜，依哈太太是我妈。”

“魏斯埃太太呢？”

魏斯埃太太是以前的门房。

“那是我姨妈，她心脏病，下乡休养，我妈来代她。”

“这个我知道。上来！”我做了个手势。

“做什么？”

“不是画像吗？”她没答话，一转身跑回门房去了。一秒钟，又旋风似的卷回来。做个脸色，半笑不笑地：“看我妈在不在。”

“你妈不准你上来？”我扶着她的腰，让她走在我前头。

“不是！我妈才管不着我，我又不是小孩子！”

楼梯上有人走下来，是我的房东，住在五楼的鲍得埃先生跟他太太。这位鲍先生是个干瘪的老头子，老是黑衣服，黑帽子，一只手臂挂着手杖，另一只手臂挂着鲍太太。这位鲍太太也不胖，可是身体比她的丈夫却大了一号；与其说鲍先生挂着她不如说她挂着鲍先生更恰当。看起来只要她一摆手臂，管保把鲍先生摔个四脚朝天。好像女人天生来就懂得利用优势，鲍太太的嘴就从来不闲着，老是用一种半窒息的低哑的声音数道鲍先生。鲍先生可从来不回嘴，只把一块白手巾不停地揉他的红鼻子。

我们靠在一边，让这一对走下去。

鲍先生挂着手杖的那只手，赶紧把白手巾塞进衣袋里，摘了摘帽子，说了声“早安”。鲍太太却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下去了。

“这些人最爱说闲话。”佳琳娜看了我一眼。

“什么闲话？”

“别装傻，您这人！您也不是小孩子！”

“我不懂！”

“哼，两天一封情书的画家，还不懂这个？”用黑眼珠挖了我一眼，好像把我的“装糊涂”一眼都铲光了。接着：“我不在乎，我又不是小孩子！”

佳琳娜爱上了这句“我又不是小孩子！”以后我常常听见她说这句话。

英格丽可从来不说这样的话，因为她是一个真正成熟了的女人，无论就身体或就思想而论。